

南懷瑾文化

懷師之師

袁公煥仙先生誕辰百卅週年紀念

劉雨虹 編輯

袁煥仙二三事

余世存

編按：作者一九六九年生，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被稱為詩人學者、思想家、作家。

近年的民國熱

對一般讀者而言，民國熱似乎已經窮盡了民國的人物和事件。但對歷史和民族生活而言，對民國人物的讀解仍有很大餘地。曾有論者說，當代的民國熱仍是意識形態式的，對社會主流地帶的政治經濟文化人物過於關注；而對那些邊緣者、特立獨行之士、對華夏文化各類生活

方式的傳承和踐行者的關注非常不夠。這一評述相當精深。從這一角度看近現代中國，還有相當多的空白有待今人挖掘填充。以儒釋道文化的傳承而言，袁煥仙先生的人生功德就值得今人瞭解。

今人瞭解袁煥仙先生，多得益於其弟子南懷瑾先生的介紹。如果沒有這一位名滿天下的弟子，袁先生或許只能永遠消失在歷史裡，或只成為地方鄉賢野老們的零星記憶。文明史的一大悲劇在於，那些立功立言者未必都有機會成為大眾的典範。但是，像袁煥仙那樣的人確實是文明史需要感念的，他們的人生價值並不在於給後人多少資糧，他們的人生價值既在給自身以圓滿，又在夯實一個文明的能量。

袁煥仙本名世傑，小時即表現出不凡的天姿。十三歲應童子試，名列前茅。民國初年（一九一二年），袁畢業於四川法政學堂，歷任越巂縣知事、二十軍監督及軍法處長等職。據說袁在四川軍閥楊森手下做事，結識了楊森的部下朱德，當時的朱德稱袁為「煥哥」。

棄官退隱 學佛禪修

一九二六年，四十歲的袁煥仙棄官退隱，潛心於佛學禪修。袁先師從於吳夢齡先生，後來出川行腳，遍訪國內高僧大德。一九三五年二月，在漢口歸元寺，參叩於湖北禪門高僧秀空老和尚；同年四月，參謁穹窿山道堅老和尚。這一番修行回到成都，人們多稱袁煥仙已經大澈大悟，但袁煥仙本人更加精進精勤。

一九四二年，袁煥仙到靈岩寺閉關三個月，隨後主持靈岩禪七法會。法會甫一亮相，就震動整個西川禪林。這一次盛會，袁煥仙啟發了幾位弟子，南懷瑾被譽為頭名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人稱「大禪師」、「大居士」的袁煥仙，與省內名士潼南傅真吾、大竹蕭靜軒、巴縣朱叔癡、榮縣但懋辛，以及山西賈題韜等人，正式成立了「維摩精舍」。「維摩精舍」宗旨有三：

- 一、整理禪宗原理以至方法，使之成為整體之系統。
- 二、比較與其他宗派之異同，以明禪宗教外別傳之特點。
- 三、結合中西學術思想，提高禪宗之學術地位及其實用價值。

袁先生身體力行，在精舍內開講國學經典中的精華要義，他的努力，使得維摩精舍成為中國居士禪的一面旗幟。

重慶 南京 台灣

抗戰期間，袁煥仙先生曾應成都佛教界之託，帶著南懷瑾到重慶迎請當時中國的禪門領袖虛雲老和尚到成都傳法。雖然虛老最終沒有到成都，但袁先生與虛雲老和尚會晤的這段因緣，卻成為當時禪林的一大

逸事。

一九四六年，袁煥仙先生以國大代表的身分，在南京成立了一首「都維摩精舍」。當時的政界要人陳誠、陳立夫、周宗嶽等均執弟子之禮叩，而袁先生只以佛法教化於人，不論其餘。為了應付時事，袁先生不得已寫下了〈我之國是〉一文，宣稱全國應「團結以禦外侮，安息以厚民生」。

一九四七年，袁先生應邀赴臺灣講法。當時有日本和尚去參扣問法，日僧頂禮三拜，長跪舉右手伸一指曰：「請問先生這是什麼？」袁煥仙站起來，高聲用他的川腔呵斥：「我日你媽呦！老子這裡一樣都莫得，東比西畫作麼！」日僧被嚇得驚起，拂衣而去。有人埋怨袁煥仙脾氣不好，袁煥仙也懶得回答。

從臺灣返川後，袁煥仙仍全力主持維摩精舍，並時常往來於四川各地講經說法。一九四九年以後，袁先生家居休養，一九六六年溘然圓

寂，享年八十歲。

政界工作經歷

袁煥仙先生的面相是多樣的，其政治面相也可圈點。

一九一六年，三十歲的袁煥仙出任越巂縣知事，參加護法戰爭，以戰功遷二十軍夔關監督及軍法處長。據其嗣女袁淑平先生所寫：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，廣州革命政府在北伐進軍中，委楊森為國民革命軍二十軍軍長，駐防萬縣。楊委先大人署理夔關監督，兼任聯軍總司令部軍法處長。夔關監督，優署也，理之，清守如舊。凡決獄，必窮狀允證，既定獄，猶原情宥三，尤其矜重死刑。蓋先大人夙承庭訓：「無殘心，無奸

行，無恣逞以殺生。」更因決志心宗，以拯世濟民為本。如是數年，平反大獄者數數，活人無算。市眾無不津津樂道「青天再現！」

可見袁煥仙有英雄氣概，有聖賢用心。他曾經點化七十三歲的朱叔癡先生，讓他讀三天的《中庸》來領悟其義，結果是朱感慨，「何期晚年得聞這個？」有省後的朱叔癡不願與聞政治，當時的陪都重慶召開國防參議會，有人開著小車來接他，朱說什麼也不肯參加，朋友來催促他也沒有用處。袁煥仙聽說後，趕到他的住處對他說：「三爺，昔黃龍南斥舜老夫曰：何不有事令無事，無事令有事，所謂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者也。」朱叔癡聞言大驚，連聲說：「好好好！我明天就出發。」

國是主張 憲法意見

袁煥仙對政治和社會事務有當仁不讓的意識。他在作國大代表時，曾寫過「國是主張及憲法意見」：

政莫要於知本，禍胥肇於錯誤：歷觀中外史乘，無論其國之政治、為寡頭、為多頭、為君主、為民主、為社會主義、為資本主義、為法治、為人治，而數千年來，殺人盈城，流血成渠，從無百年乂安；其間縱有一二賢明者出，要皆偽莫一時之小康，非總永久之太平；極其至，詎有他哉：不知為政之本，而認識根本錯誤也。

謂認識不正確，執一偏之見，而昧大體之全，自以為是，自誤誤人，始濫觴而終滔天，遂激國家社會於不可救。如進化

論出，演成強大民族侵略弱小；如唯物論出，演成階級鬥爭，殘殺慘禍；如優生超人之說出，則又演成法西斯之暴厲行為，發動大戰，禍及世界，流毒他邦，自飲鴆毒者：皆認識根本錯誤也。

袁煥仙還批評西方哲學，數千年來，不困唯心，便蔽唯物：

自泰利士始創物質論，繼之者，赫拉克里特、恩比多克、德莫克里特，皆一期大家；（唯物）蘇格拉底出，哲學發展方向一變，柏拉圖建立觀念論之體系，亞里士多德集為大成；（唯心）其後，伊壁鳩魯、與斯多利亞，又形成心物兩學對立之局：此古代哲人，不困唯心，便蔽唯物也。

晚近物質論，盛於法蘭西，以那梅特利、第德諾、赫爾

維修為中堅，荷爾巴哈集其大成，然其時，早有笛卡爾二元論之折中無效，乃至康德之調和過渡，而復歸於觀念論，即菲西特、謝林格、黑格爾等一系也；（唯心）物質主張，又以費爾巴哈為首，及至馬克斯建立新姿態，集其大成；（唯物）此又晚近哲人，不困唯心，便蔽唯物也。

可見袁煥仙對中西文化的把握，在此基礎上他發表「國是主張及憲法意見」，其中「國是主張」有五大部分，分為「賢人政治」、「人格教育」、「計劃經濟」、「以政治軍，以軍屬國」的軍事、「獨立、自主、和平、互惠」的外交。「憲法意見」部分則有八章，計「總綱」、「人民之權利義務」、「國民大會」、「中央政府」、「地方制度」、「國民經濟」、「教育」和「憲法之施行及修正」等等。我們從中不難看到他的格局。

參訪大德

袁煥仙先生中年轉行。「年四十，見國家多難，人心緣溺，於是罷政，棲心宗下，師吳興吳夢齡先生，諮決心要，朝夕不替，雖糲飧不濟，而堅毅不懈。」

他的參悟之路也是一段段的公案。民國二十四年二月，投漢陽歸元寺，參鄂之翹楚秀空老和尚。先生問曰：「未審如何是除卻心意識參？」秀老曰：「上年老僧亦曾以此事問諾那呼圖克圖曰：『如何是除卻心意識學佛？』諾那只是大笑。」

同年，他到蘇州參訪道堅老和尚。道堅老和尚批評他後，勸他，「此事不屬見聞覺知，不離見聞覺知。此後居士你也不必學禪學道，看經看論，求知識，參大人，但切切實實提一個話頭苦參，自有桶底脫落的時節。」

他還向印光大師請教：「某甲棲志心宗者十二年矣，而一無所入，奈何？奈何？」印光大師笑曰：「慎莫妄語，入何所？出何時？覓無出時，何有入所？」先生乃通所見。

我們今天讀這樣的「公案」，已經很難深臨其境。用今人的話說，這是另一種專業知識。無論現代學院、現代科學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中的這種求學問道，傳統文化自有境界，自有傳承，自有趣味，否則這些高僧大德們不會窮其一生的精力在其中尊德性而道問學。

打七參禪

袁煥仙先生後來學習禪宗參話頭的方式。他在成都十方堂禪院，盡卻一切，單提一念，朝斯夕斯，行止不輟，只提一個「德山小參不答話」的話頭。據說，在他剛開始參的時候，還能靜靜的住在關中，究問

為什麼德山小參不答話，參了一段時間之後，越來越覺得沒有滋味，越來越絕望，越來越狂躁不安。最後坐不住、跑出關來，如瘋癲一般，四處遊走。先是念念有詞，繼而聲嘶力竭、大喊「德山小參不答話，為什麼？」，最後哀號不已。三星期後吐血，仍不以為意、繼續參。參到最後，先生全然忘記了一切，衣衫不整，形如槁木，披頭散髮，滿臉鼻涕和塵垢，四處哀號，目光射人，人皆避之，或謂「好好一個人才，參禪參瘋了，成了廢人，甚為可惜……」

住持見袁先生如此，就為他加持。有一天，住持禱告完畢，便將殿門從裡打開。就在殿門發出「吱呀」一聲的時候，袁先生恰在殿外聞得，豁然打失疑團，當即便哈哈大笑。後先生自述云：「爾時澈見百千陀羅尼、無量功德海、塵塵剎剎、剎剎塵塵、一切佛、一切法、一切僧、一切修多羅、一切三昧、一切淨戒、盡未來際、不可說、不可思、不可議、種種聲、種種色、種種是法、非法，莫不由此七字一口吞盡，

一音演出。」……自此行住坐臥，如在春風中。

關於開悟

有這樣刻苦的參悟經驗，袁煥仙的心思跟老師出現了差異。袁煥仙認為開悟了就不用再修了，而他的老師吳夢齡認為還得修。兩人為此形同陌路。這種分歧並沒有讓袁煥仙心安理得。多年後，他見到虛雲大師，仍以此向虛雲大師請益。

據南懷瑾記載，當時虛雲問袁先生，「成都學佛朋友如何用功？」袁先生說：「有三種朋友，落在難處不可救藥，所以望老師刀斧也」。虛雲問：「云何曰三？」袁先生說：「一云悟後起修報化；一云一悟便休更有何事；一云修即不修，不修即修。」虛雲的反應是：「嘻！天下老烏一般黑。」

按元音老人的說法，這是「作家見面」。「作家」是禪宗裡對高人的尊稱，有非常厲害的手眼，才叫「作家」。元音意思是這是高手過招，袁煥仙出了難題，虛雲沒上當。

虛雲還說，你們四川搗弄禪宗的人，全國第一，尚且這個水平，更何況別的地方。袁煥仙說，嗯。虛雲說，近來一幫魔子，酷愛談論神通，你們四川有這個過患嗎？袁煥仙說，有、有，還是天下老烏一般黑。說著，袁煥仙指著南懷瑾說，這孩子在靈岩七會中一度發了神通，能隔牆見物，告訴我，我把他痛斥了一頓。虛雲說，「好好！幸老居士眼明手快，一時打卻，不然險矣危哉！所以者何？大法未明，多取證一分神通，即多障礙本分上一分光明，素絲歧路，達者惑焉。故仰山曰：『神通乃聖末邊事，但得本，莫愁末也』。」

對此專業知識的辨析，幾乎見仁見智，重要的是能夠見道受益。如有人以為虛雲大師應對袁先生的話時「應機不緊」；有人體會是悟後

必修，不過悟後的修不同於悟前的修；有人認為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就是悟和修一樣，只是呈現形式不同。凡是能看出前後境界差別的，就叫「悟」；凡是看不出前後境界差別的，就叫「修」。

點化 啟蒙 應變

在傳統文化裡摸爬打滾過，袁先生跟現代教育家們大不一樣。他的點化、啟蒙、隨機應變極為精彩。當然，我們可以說他沒有現代學術規範或學術邊界。他是生活的。當人們把他捧得神乎其神時，他的反應是，「醜！簡直把我說成妖魔鬼怪了。」

川軍旅長申介屏有一次問袁煥仙：「我七十歲馬上就要到了，而四大不牢，生死未了，怎麼辦？」袁煥仙大聲說：「嘻！是何言哉！是何言哉！」申介屏惘然。袁煥仙雙眼審視申介屏良久，問：「會

麼？」申介屏答：「不會？」袁煥仙說：「且付河山鞍轡外，一鞭紅照出風前。」申介屏久久無語。袁煥仙又說：「會麼？」申介屏答：「不會。」袁煥仙於是說：「兄弟你但凡行時、住時、坐時、臥時，乃至朋友交際、妻兒子女會合等時，切切實實持佛號，而不必外覓神仙，內計丹道，一朝報盡，自然往生彼土。生彼土已，生也死也不必問人，自然如觀掌果也。」申介屏聞後踴躍驚歎。

袁煥仙的太太見到他時問：「不知道我現在該稱你為袁佛爺還是袁先生？」袁煥仙說：「你只認得袁先生，且認不得袁佛爺。」袁夫人又問：「如何是袁佛爺？」袁煥仙答：「閉關的。」袁夫人問：「如何是袁先生？」袁煥仙答：「你的丈夫！」在場眾人大笑。袁夫人說：「這個老漢兒一天到黑盡信口亂說。」

女兒袁淑平問他：「爹爹在此成佛沒有？」袁煥仙答：「我無如是不懂事。」袁淑平問：「既然不能成佛，這裡又如此寂寥，如此清

苦，你都不嫌棄避忌，到底為了什麼？」袁煥仙答：「為了學佛。」袁淑平問：「既不成佛，學他為那般？」袁煥仙說：「你快走，好好讀書。」袁淑平說：「噫嘻。」

誰可學佛

外甥曹仁剛問他：「舅父大人住在靈岩山學佛，外甥的年齡和環境皆不能住在山上，但在城市裡百務繁多，瑣事纏身，日不暇給，這樣也能學佛否嗎？」袁煥仙答：「能。」曹仁剛又問：「如何是甥學的佛法？」袁煥仙答：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而親仁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。」曹仁剛不解：「這豈不是孔夫子說的？」袁煥仙答：「是。」曹仁剛說：「既然孔子已有，舅父大人又何必入山苦苦尋找？」袁煥仙答：「不可山中便無孔夫子也。」

袁煥仙岳母王老太太高齡七十四歲，然而康健超過常人。問女婿袁煥仙：「我念佛數十年了，而生死仍無把握，該怎麼辦？」袁煥仙答：「岳母大人勝行已起，將來報盡，定獲往生，現在只好照舊精進，不管他生死不生死，往生不往生，驀直向前，定有歸家穩坐大笑一場的時候。」

時代的奇人和中華文化

我們看袁煥仙先生一生，可以說，他跟很多奇人異士一樣，跟主流社會的生活事業模式有一定的距離。比起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派人物，袁先生們也許偏於保守；比起民國史上的保守派人物，袁先生們又偏於維新；甚至比起重啟道體的新儒家們，袁先生們更通達，更生活。他不是斷裂的，不是補天的，不是遺老遺少的。但他對儒家、道家、佛

家實修實證實參，他代表的是傳統中國文化在現代史上的自然演進。這是一條至今仍被忽略的文化線索。

眾所周知，傳統中國文化在漢唐後發展為儒釋道三大流派，到宋明，三派合流。這一合流的歷史趨勢為鴉片戰爭後的政治經濟變革幾乎強行斬斷，新文化運動造成的斷裂不用說，就是新儒家的勇猛精進也忽視了儒在宋的理學、明的心學後已經吸收了道家、佛家的成果，並與後者一道主導著中國文化的流變。而當代人復興傳統者，更是忘了這一歷史變局，以為復興即是復興文獻意義上的儒家真精神。

但袁煥仙先生們應該清楚自己的命業。他在《維摩精舍叢書》中，將儒、釋、道三家精神，圓融貫通為一個整體；同時旁涉西方文明，直指世道人心：「燃先聖之心燈，續眾生之慧命，揭宇宙之至理，軌萬有之一行。」

在袁煥仙的棒喝磨礪下，維摩精舍造就了一大批人才，為中國傳

統文化的復興，保存了火種。門人中多是一時的大德居士或禪門俊傑。

維摩精舍的文化精神

跟書院或現代大學教育不同，袁煥仙的教育方式是生活的。南懷瑾成為其弟子就是一例。當時南懷瑾到靈岩寺遊玩，正好遇到袁煥仙出關。兩人見面後，袁煥仙說：「我聽說你武功很高，會太極拳，我向你拜師啊。」南懷瑾謙虛一番後，也就認真教袁打太極拳。但袁煥仙的太極拳沒有學成功，南懷瑾反而拜倒在這位大禪師的門下。徐劍秋的拜師同樣傳奇，維摩精舍附近有一「近聖茶園」，袁閒時愛去那裡品茗下棋，而徐劍秋跟他是老棋友。有一天，他們正在下棋時，侍者來催袁：「先生，講經的時間到了。」袁起身向徐劍秋告辭，徐驚問道：「你還講得來經啊？講什麼經？」徐劍秋跟隨袁先生姑且聽一聽。袁煥仙當天

開講《中庸》，一堂課下來，徐劍秋驚歎不已，立即拜師，成了維摩精舍的著名弟子之一。

袁煥仙先生的立身處世方式到今天都未必能夠成為主流，今天像他那樣的人物事蹟同樣存在，但同樣會被輕視，會被當作「野狐禪」。當年袁結集時，曾寄贈太虛大師，但太虛大師批評為「擲付侍者」，「兩樣畜生」，「一般假名」，「一場敗闕」，一時讓袁的弟子譁然。其實，這種遭遇今天仍在重複。被埋沒了數十年的袁煥仙夫子和維摩精舍的文化精神，今天因為南懷瑾先生而得以重現，南懷瑾「縱橫十萬里，經綸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，數十年來著作等身」，可以說把袁煥仙們的功言德行發揚光大，但南懷瑾先生在主流學界或正統眼裡，仍是不被認真對待的。

今天回望袁煥仙們，我們仍缺少足夠的經驗去走近他們。我們都希望中國文化的復興，但中國文化是什麼，跟我們自身的生活生命經驗

有什麼關係，已經很少有人說得清楚了。袁煥仙們的人生至少是一條可供參詳的線索，他們在當時及今天的存在，值得我們同情，雖然我們未必理解。